



江南点心：香糕

■张进喜

走在月河老街，烤蛋卷的奶香不时飘在石板路上，各种江南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。油墩、麻花、糖糕、煎包、团子，当然还有酥糖、桃酥、绿豆糕、云片糕、八珍糕、姑嫂饼……短短百十来米的石板路，写尽了秀水人家的“鱼米之香”。

风姿绰约的运河风情、粉墙黛瓦的窄弄深巷，月河老街不仅有江南的小桥流水，更有美不胜收的“嘉湖细点”。对于生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嘉兴人来说，最让人心心念念的美食有三样：一是勤俭路上的小馄饨，二是建国路上的汤圆，三是张家弄口的肺头粉丝汤。然而，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那并不起眼的香糕。

当年，嘉兴就数勤俭路、建国路一带最为热闹。其实，就这市中心的大街上，也没几间副食品商店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店里橱窗、柜台展示最多的就是糖果、蜜饯，还有饼干和糕点。那个年代，糖果的品种也不多，无非是粒头硬糖和奶糖两种。这些糖果往往放在玻璃柜台上的雪花穹空瓶里，比较受我们喜爱的是话梅硬糖和“双喜”奶糖。大白兔奶糖则是上海客人才能吃得到。再就是饼干和糕点了，长方体的玻璃柜台下放得最多的是香糕、云片糕和盒装的饼干。这些都是我小辰光最爱吃的零食。

说起香糕，条状正方形香糕的特点是通身雪白，表面微酥，咬上去绵软湿润，似乎更甜一些。块状扁方形香糕色泽呈琥珀黄，边缘微焦，送入口中，“咯吱、咯吱”作响，松脆但不硌牙。细嚼时，米香先在舌尖铺开，接着是桂花的清甜或椒盐的微辛，回味还有香料的清润。在食品厂做活的邻居告诉我，这香糕要用上好的精白粳米碾磨成粉，添入优质白砂糖，加上各种辅料，制成糕坯，再放在烘箱中烘。经过制糕坯、上烘箱等几道工序，老师傅能烘出黄而不焦、硬而不坚、上口松脆的上等香糕。如果师傅手艺不精，烘成焦而硬的次品，就会遭人口舌。

上好的香糕，一是松、脆、香、甜，它不硬，却也不易碎，放入口中细嚼，极为松脆，而且气味香甜，耐人回味；二是质地纯粹，口味纯正，原料须经多次筛选，精挑细磨，还要二次高温灭菌；三是甜度适宜，容易消化。各式口味中，尤以精制桂花香糕深受城乡市民喜爱。婴幼儿泡来吃则以条状正方形香糕为佳，不仅口味柔软，而且香甜耐饥。老年人吃这香糕，泡上一杯清茶，看茶汤在青瓷里漾开，再咬上一口香糕，便把江南水乡的慢时光，细细嚼进了唇齿之间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市区建国路食品店、勤俭路食品店和后

来的第二副食品商店，都有糕饼卖。当年，每户人家似乎都有个装糕饼和点心的饼干罐头。有的人家备些糕点是当点心吃，肚子饿的时候垫垫饥。在糕点中，我吃得最多的是香糕，倒不是我零花钱去买，而是母亲对它情有独钟。母亲有头晕的毛病，常要吃药。吃过药，总觉得嘴里苦，没胃口，就用香糕压一下，回味就有点甜。我是跟着沾光的，母亲吃香糕总会拿一块给我。

我在少儿时期是不大有零食吃的，但凡父亲出差回来，包里总会带些糕点、蜜饯之类的小吃。那年头，父亲常到绍兴、苏州、上海这些城市出差，说是外调。外调是什么意思我懒得弄清楚，但父亲的包一定要翻的。他的包不大，但现在必定有酥糖、麻饼，或茴香豆、卤汁豆腐干这些糕饼小吃。只要晓得他夜里回家，我就和小弟躺在被窝里等，为的是吃上久违的糕饼。

老底子，嘉兴人过年走亲戚都要带包糕的。糕么，是高的谐音，有高中、高就、高寿和步步高升等祝福之意。现在，满大街都是商店超市，给长辈拜年的罐头奶粉、曲奇饼干、各式坚果、琳琅满目，品种繁多，这个糕点也就不足为奇，谁还会去买干巴巴的香糕呢。但是，状元糕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倒不是状元糕有多么好吃，而是更在乎它的寓意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吉祥喜

庆就显得更为重要。

嘉兴人办喜事是少不了糕的，年轻人喜结良缘置办酒席，要请叔叔、伯伯、舅舅、姑父等长辈来喝喜酒，登门相邀必定要带上礼品，这叫请吃酒。上门请吃酒的礼品也有讲究，大红硬纸盒上有个戴着官帽男士的“状元糕”、尼龙袋印着“双喜”红字的白砂糖和袋装桂圆干是必定要有的，其他就看亲密程度了，走得热络的还会送上成箱的牛奶和盒装的水果。不过，拆开“状元糕”的硬纸盒，里面的香糕往往厚薄不均、大小不一，而且粗味平淡，实在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，扔了又觉可惜，吃嘛，难以下咽。儿子说，现在的“状元糕”仅仅是讨个口彩而已，千万不要当“嘉湖细点”来品尝。我也是摇头叹息，真正想吃，月河老街的糕点可以随意挑选，品种实在太多了。

年前，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小聚，有人刚从绍兴回来，拿出一包香糕，说是绍兴特产，尝尝小时候的味道。香糕方方正正，白中透焦黄，质地细腻，散发着悠悠甜香。拆开包装，每人拿了一块，我看大家兴致不高，似乎吊不起胃口。我细嚼慢咽，香还是以以前的香，甜还是曾经的甜，但总觉得与小辰光的老味道相比少了点什么，回味不出那份快乐与幸福。

其实，现在再品尝这香糕，解一下馋真的不那么重要了，虽说尝的是味道，品的却是回忆。

■小草儿

表哥说要给我们讲个笑话，听了才知道，原来是真实发生的事。他店里一位做菜的大师傅，为了给主播打赏，成了榜一大哥，不仅花光了所有的工资和奖金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这个春节，他只能靠辛苦加班赚的钱来还债。大家听完都笑了，笑这个人傻。我跟着笑，可笑着笑着，心里又泛起一丝同情——对一个普通人的同情。

我想，那个平地里埋头在后厨挥勺炒菜的人，在成为榜一大哥的那一刻，大概是被某种耀眼的光环迷住了。那种被看见、受欢呼的荣光，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，让他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那些钱是怎么一分一分攒下来的。那一刻，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再是后厨里默默无闻的大师傅，而是屏幕里被人追捧的主角。就像莫泊桑的《项链》里那个为了一夜风光付出十年辛劳的女人，不过是为了一瞬间的虚荣，换来无数个日夜的偿还。

这就是普通人真实又心酸的故事。

漫漫人生路，普通人的一生就像一本平铺直叙的故事书，装订得还有些歪歪扭扭，没人愿意翻开，也没人关心书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。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幸运，能被倾听、被关注、被认真对待。于是，普通人需要自己寻找出路，想让那条平淡的路上有那么一点起伏，一点不一样的亮色。有的人铤而走险，有人被骗得倾家荡产，不过是想给自己的生活添一道光。他们傻吗？其实他们大多是有着工作能力、正常判断力的普通人，只是那道虚假的光太耀眼、太让人贪念，才让他们一时迷了眼，成了别人眼里的傻子和笑话。

人的一生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琐碎和普通才是常态。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那么一两个高光时刻，比如结婚那天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村里有人结婚，我们就挤在人群里看新娘子。有的新娘被大家盯着，紧张得手脚不知往哪放，扭扭捏捏；有的腼腆羞涩，低着头脸红；也有少数落落大方，笑着跟人打招呼。奇怪的是，过了那一天，再见到她，脸还是那张脸，眼还是那双眼，可眼里没了那天的光，就像午夜过后脱了水晶鞋，她又变回路人甲，平凡又普通。

所以，我们想逃离，想旅行，想方设法给自己的人生创造点不同，无非是希望自己这本书能写得曲折一点，有趣一点，让人愿意翻一翻。

让人感到温暖的是，这个社会对普通人的关注渐渐多了起来。“投资于”人”这样柔软的词，甚至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。这不仅仅是把钱和资源投到人的能力、健康和职业发展上，更是让每一个普通人能被温柔地看见，被用心地对待。关注普通人的心理健康，支撑他们的情感世界，这是一种更需要坚守的长期主义——它或许缓慢，却是最根本的改变；它未必耀眼，却能照亮人心最深的地方。只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日常里被看见、被尊重、被认可，这个社会才会真正变得越来越好。

海棠花“开”古诗词

■简兮

翻开泛黄的诗页，古诗词里的海棠，以各种姿势开放，朵朵风姿绰约，却又各自芬芳。

苏轼笔下的海棠，是一朵幽独的自喻。

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苏轼贬谪黄州，寓居定惠院。院东杂花满山，一株海棠悄然绽放，俗人不知其贵。诗人走近它，如同遇见另一个自己：“嫣然一笑竹篱间，桃李漫山总粗俗。”这是海棠的姿态，又何尝不是诗人的自况？以桃李的俗艳反衬海棠的超逸，以“朱唇得酒”“翠袖卷纱”的细腻描摹赋予海棠美人风韵——而这一切，不过是后文的感慨埋下伏笔。

“忽逢绝艳照衰朽，叹息无言揩病目。”当流落异乡的诗人遇见不知何故来到此地的西蜀名花，两个“天涯流落”的灵魂瞬间相拥。西蜀是海棠的故乡，也是诗人的故土。于是饮酒歌诗，

与花共醉。黄庭坚将此诗推为“古今绝唱”，正在于苏轼实现了人花合一的至高境界——幽独的不是海棠，是诗人自己。

陆游笔下的海棠，是一朵痴心守护的花。

读陆游的海棠诗，总能看到一个痴狂的背影：“为爱名花抵死狂，只愁风日损红芳。”一个“死”字，一个“狂”字，将爱花之情推到极致。但陆游的狂放不止于此——他竟想“绿章夜奏通明殿，乞借春阴护海棠”。那是在道教仪式中向上天奏报的绿色章表，诗人却要连夜呈递，只为恳求玉帝多赐几日阴云，庇护那风雨中摇曳的娇红。

他将护花之举写成神话般的虔诚，非真痴者不能为。诗中不见海棠的具体姿容，但那被诗人拼死爱着、日夜忧着的花影，早已开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。

李清照笔下的海棠，是一朵被问瘦的春色。

那是一个雨疏风骤的春夜，

少女浓睡之后，残酒未消。醒来第一件事，是问卷帘人：院中海棠如何？侍女漫不经心地答道：海棠依旧。少女却摇头叹息：“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！”

这三十三字的小令，藏着多少婉转心思？“绿肥红瘦”四字一出，满纸生辉。以“绿”代叶，以“红”代花；“肥”状雨后的茂盛，“瘦”写凋零的凄清。色彩、形态、情感，尽在其中。那份新意背后，是一个闺中少女对春光易逝的本能伤感，是她以惜花之名，诉说着对青春容颜的珍视与怜惜。

唐寅笔下的海棠，是一朵画中的相思。

明代才子唐寅，以画名世，亦以诗传情。他的《海棠美人图》有诗云：“褪尽东风满面妆，可怜蝶粉与蜂狂。自今意思和谁说，一片春心付海棠。”

这幅画如今已是难觅，幸好有诗句流传。首句写海棠褪尽东风、盛装而立，既是花的状态，也是美人的姿态。次句“可怜蝶

粉与蜂狂”，蝶蜂狂舞，追逐春色，却无人能解花之心事。后两句陡然一转——“自今意思和谁说，一片春心付海棠”。诗人要诉说的春意，无人可听，无人能懂，只能交付给画中那株静静绽放的海棠。这是以花为知己，向花倾诉衷肠。唐寅一生坎坷，仕途蹭蹬，卖画为生。这句“一片春心付海棠”，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？诗画合一，人花相怜，至此海棠已不仅是花，更是承载心事

的知己。春天的海棠花争奇斗艳。在古诗词里，诗人看花，其实看的是自己；写花，写的也是自己。于是海棠便有了千百种模样——她可以是空谷佳人，可以是梦中情人，可以是雨后的那一抹残红，也可以是画中那一位解语人。

千年之后，当我们再读这些诗句，每一朵海棠都还开着，带着诗人当时的心情，在纸上静静地等。

去独山港吃小海鲜

■简儿

三月的一天，张大哥邀约我们去独山港吃海鲜。独山港是张大哥的老家，那里有他的亲戚和朋友。沿途经过一片油菜花地，春天的田野美如一幅画卷。远远地看见一座山，张大哥说那就是独山。为啥叫独山？独独一座山嘛。说是山，其实就是个小小土丘。然而对于平原的人们来说，这小土丘无疑是一座“巍峨”的山了。就像胥山，虽然已经夷为平地，在人们心中仍是一座山。

我们抵达的时候，天色将暗下来，张大哥的外甥、侄女刚爬了独山回来。每次回老家，张大哥的外甥、侄女总要爬一爬独山，这座小时候秋游老师带领他们一块儿爬的山，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啻是童年的游乐园。及至长大了，他们仍念念不忘童年的欢乐时光。

张大哥说，小时候运动会比赛谁第一个登上山顶，一个班的同学像离弦的箭，“嗖”一下上山，那场面真壮观啊。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。小时候觉得独山真高啊，登上山顶能看到东方大港。这座被国父孙中山钦定的“东方大港”，是当地人的骄傲。张大哥初中的黄姑中学，以前叫六中，这所位于独山港镇虎嘴桥村的乡村学校，引得许多学生慕名前来读书，因为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一直在平湖名列前茅。黄姑中学还是一所“全国航天特色学校”，这里的学生情系航天，“不追歌星追科星”，宇航员杨利伟曾亲自来到黄姑中学与同学们见面，在同学们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，也种下了一个航天梦。

张大哥还说，独山港外有一片海，海水碧绿，宛如一条青龙，谓之“青龙港”。其实是一条深海沟，能容纳十万吨巨轮。东方大港之所以成为东方大港，离不开独山港。

我的故乡名字也唤作“青龙港”，这不能不说是冥冥中的缘分了。我在《鲜艳与天真》里写过它的来历。无论是独山港的青龙港，还是故乡的青龙港，都是有故事的港，也是美丽的港。

我们来到独山海鲜小镇，只见两旁店铺林立，海鲜干货店、杂货铺、酒店等一应俱全。镇上的居民大多自建了小别墅，装修成了农家乐，接待慕名来吃海鲜的人。张大哥的外甥说，顶热闹的时候，街上停满了车，宛如一条游龙。

我们去的饭店叫“浙里鲜”。张大哥对这家店情有独钟。“这里的海鲜有小时候的味道。”张大哥夹了一个泥螺品尝起来。“这一口滋味，馋了好久了。”小时候张大哥背着小竹篓去海边捡泥螺。可别小瞧这泥螺，是渔家孩子的宝贝呢，也是张大哥心心念念之物，每次回独山吃海鲜，必定点上一碗泥螺。还有红膏呛蟹、带鱼、鲳鱼、豆腐鱼（独山人谓之“财鱼”，吃起来软软糯糯，一点渣子也无）……“吃了财鱼，马上有财。”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幽默，赋予了寻常吃食美好的寓意。也许这财鱼并不是一样寻常吃食，而是人们记忆中的一道珍馐，只因它有着小时候的滋味，是故乡的滋味。

最后服务员端上来一道粉丝白菜海白虾汤，张大哥的外甥告诉我们，这道菜上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节目，从前渔民过年，没啥东西招待客人，就煮点粉丝白菜汤，再抓一把海白虾放里面，谁知煮出来的汤特别美味，这道菜也一直流传下来。我捞了一筷粉丝，夹了白菜和海白虾，舀了一勺汤，粉丝软糯Q弹，白菜清甜，海白虾嫩滑，汤汁鲜得掉眉毛。

若说平生吃到最好的海鲜，大抵一次在嵊泗，一次在岱山，还有一次就是在独山了。独山海鲜小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夜色中我们徜徉于农家小院，一个个玻璃鱼缸里装着鲜活小海鲜：海瓜子、文蛤、花蛤、花螺、香螺……还有墙上挂着的菜品图片：家烧鲳鱼年糕、梭子蟹炒饭、香芹米鱼羹、避风塘草虾、椒盐财鱼、海鲜炖豆腐、葱油鲃鱼……每一道菜看起来都美味诱人，勾起了味蕾和肚子里的馋虫，吃饱喝足的我们不禁想着啥时候有空再来独山吃一顿海鲜。

车子缓缓驶出小院，驶在独山小镇的街巷上，驶在烟火人间里，夜色中回望那一座独山，宛如一头巨兽，静静地蹲在小镇旁。司机小金指着前方告诉我们，山外就是海，那么我们此刻也正驶在一个山海传奇里了吧。

■孙志强

曹庄是我的根脉之地，因为我父亲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最后又魂归于斯。

说来惭愧，自我有记忆起至今的八十年间，我仅去过三次曹庄。首次到曹庄是在1947年冬，那一年父亲驾鹤西去，家徒四壁的母亲含泪把父亲薄葬在曹庄后，又将年仅8岁的我寄养在曹庄伯父家近一年。由此，曹庄的旧貌深深烙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。

那时的曹庄是个位于嘉兴东南5公里外的弹丸小镇。一条东西向的市河是曹庄通向外界的唯一水上通道。两条小街并行排列在市河北岸。沿街全是低矮的平房或草舍，稀稀拉拉地开着一些店铺。其环境也是脏秽不堪，镇梢四周到处排满了露天茅坑，蚊蝇多得不可胜数。虽然如此，但“子不嫌母丑”，我对曹庄仍然有种绿叶对根的情意。

自母亲重新把我带回嘉兴后，日子便在母亲替人洗衣的艰

三进曹庄

辛中一天天捱过。我们再也没有能力凑出往返的船钱和走亲的礼品，久而久之，便与伯父家断了来往。曹庄从此成了我梦中的情乡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曾千方百计力图恢复与曹庄堂兄妹们的联系，可惜一切努力都无果而终，大概他们都已离开曹庄到别处发展了。但我对曹庄的思念之情并未泯灭。那份眷恋，早已扎根在我心中。

新世纪初，举家迁回嘉兴后，我便萌生了二进曹庄去故地重游的念想。

一个“暖风熏得游人醉”的春日，我与老伴沐浴着和煦的春风，观赏着盛开的油菜花，踏上了寻根之旅。车子沿沿工路到石堰转入曹焦公路向东直行，不一会儿就到了我梦中的曹庄。

当我的双脚重新踏上曹庄的土地时，一种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感慨油然而生。眼前的曹庄已经旧迹难寻，新貌焕然。镇域已跃过市河向南扩展。人民路、庆丰路相

继建成拓宽，成为贯通集镇南北、东西的主干道。道路两旁新楼鳞次栉比，居然还发现了一处名叫“紫金豪庄”的高档商品房，那气派的样子，令我赞叹不已。可惜因曹庄乡于1998年并入了余新镇，曹庄集镇成了一个社区，因此市面略显萧条，人气也嫌不足，但从街道上遗留的种种痕迹，依稀能推想出它曾经的繁荣。

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从媒体得知，曹庄地块已被纳入嘉兴科技城核心区域，将围绕老集镇和梅泾港进行改造更新，打造成“科创文居一体、城园湖景共融”的新城镇。于是，我又萌发了在有生之年再一次去看看曹庄的意念。

去年秋高气爽之际，三进曹庄终于成行。根据导航，我们从南湖大道转入槐李路后一路前行，半小时左右就到了曹庄。

眼前的曹庄正处于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之中。老集镇及其周边区域已整体拆迁，仅保留了文保单位砖桥与老粮库等少数建筑。

站在砖桥上举目远眺，塔吊林立，到处一片繁忙景象，各项重点工程正在全力推进。

最让我兴奋的是，从嘉兴南站始发的嘉兴至枫南市域铁路将在曹庄设站。曹庄站为全国首座采用连续沉井施工工艺建设的岛式双层地下车站。目前7座沉井已全部精准下沉到位，沉井间已全部贯通。东西两端，力大无穷的盾构机正向科技城站方向和嘉兴南站方向全力掘进。未来这条公交化线路开通后，一小时可达上海虹桥。我站在工地围挡外，想象着不久的将来，列车呼啸而过，带着曹庄人奔向远方的情景。这座曾经藏在城乡接合部的老集镇，正在“轨道上的嘉兴”的号角声中蝶变。

八十年间，我三进曹庄，见证了它从沉睡到苏醒，从贫瘠到繁荣，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涅槃。

待到来年春风又起，这个有着1100多年历史积淀的古镇，这片我父亲长眠的土地，必将以崭新的面貌，在嘉禾大地上熠熠生辉。